

遺

愁

集

道愁集卷之五

成都余 奮生生

鑒定

松陵顧有孝茂倫

古吳張貴勝晉侯纂輯

凌一飛秋渚 趙嘉稷書年

卓允基次厚 潘 鏐雙南

友人

劉世洙魯壽 徐 垓彥通 訂正

袁士達逸上 鄧吳律鳴嘉

○○○一集知足

方進思退欲行且止。知幾其神。載之經史。既已不辱。又復不

殆職此以往物我無害集知足

陳恭公在亳州生日姪世修獻一范蠡泛湖圖并題贊云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不辱不殆無險無虞煙霞爲侶其致可娛公悟卽日納印節致仕

獻此圖題此贊意在諷諫豈天下有以此稱觴者乎公能卽日告歸所謂有是叔乃有是姪也賢哉遠矣

漢宣帝朝丞相韋賢以年老且病乞骸骨歸里上嘉其知止賜黃金百斤安車駟馬使罷就第丞相致仕自此始

唐時龔舍見蛛蜘蛛網有蟲觸之而死歎曰仕宦人之網羅也不退與蟲何異卽掛冠而歸人謂蜘蛛隱

不惟見蟲洞而死可以起。活卽蛛如結網經營何等碌布。置何等周密操心何等險刻立志何等貪狡及爲人一搖影。響全無今人忙忙碌碌拮据一生到鐘鳴漏盡却與蜘蛛無異。龔公蚤見及此所以翩然高隱志識迥出凡輩。

漢張良佐漢高滅秦封留侯乃謝病曰臣家世相韓韓亡不惜捐金爲韓報仇今以三十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于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卽導引不食穀。東平王蒼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乞歸藩國明帝。問曰處家何事最樂蒼曰爲善最樂上重之賜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五歲已上者皆令佩帶。

漢太傅疏廣謂子少傳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父子俱歷要官恐爲世所忌如此不去懼有憂也卽日俱乞骸骨歸上特賜厚資俾以原官致仕公卿故人設祖帳餞于東都門外道旁觀者僉曰賢哉二大夫

蜀州刺史王宗升稱疾罷歸杜門不出蜀主疑其怨望加檢校太保不受謂人曰廉者足而不憂貪者憂而不足我小人致位至此足矣豈可求進不已乎

唐荆南梁震謂節度高從誨曰先生待我如布衣交以嗣主屬我今嗣主能自立不遺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固請退居遂築室于土州身披鶴氅自涪州臺隱士

宋仁宗嘗語近臣。昨偶思食羊肉。曰。何不索取。曰。恐遂爲例。何不忍。久之。欲以啓無窮之殺。平或獻蛤蜊二十八枚。每枚千錢。帝曰。一下筋至費錢二十八千。吾不堪也。

宋富弼請老歸洛。雖致仕。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神宗亦眷之不衰。王安石嘗有所建明。帝卻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可告訴。仰屋嗟嘆者。卽當至矣。其敬之如此。

楚王聘陳仲子爲相。歸謂妻曰。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前方丈矣。妻曰。結駟連騎。所適不過容膝。食前方丈。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之不保命也。仲子悟。與妻遁去。爲人灌園。

趙季仁謂羅景倫曰予生平有三願一願識盡字內好人二願讀盡古今好書三願歷盡天下好山水景倫曰盡則安能但須身到處勿輕放過耳

萬曆中雲間張翥字汝調號侗初居士粘壁自課云時花數本盛以竹筒置碧紗窓下香氣襲簾幙間隔其檻曰花舫于是掩關晏處其中非雅客勿接深居以四日爲度其一日則報謝賓客大約五日一出門一月之內靜坐當有二十四日亦太古小年也又常榜于座曰胸中無一事眼前多好人要在隨境隨緣清閑快活亦人世一小安樂法也吾願讀書善養生者咸識之境可隨遇法可隨時願可隨緣苟能知足遵此而行何人不

可爲同初居士耶

楓山章懋擢福建按察以考績赴部年甫四十一堅乞致仕累
宰尹恭簡公旻慰留之辭益力尹詰之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
病如何可退對云古人正色立朝某之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
取視民如傷某之貪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蚤白亦可謂老病
矣請舉一事退之足矣恭簡知其意決憮然驚嘆特爲上疏請
從之

漢嚴君平尊卜筮於成都市日閱數人每借卦詞教人以忠孝
勸人以退讓日得百錢足以自養即閉肆下帷讀老子蜀人羅
冲賢之具車馬來糧勸之仕君平曰我有餘君不足奈何以不

足奉有餘。冲曰：我家萬金之蓄，子無擔石之儲，何爲乎？有此言。答曰：吾嘗宿于家，見子日夜會計，滋滋汲汲，靡有足時。我雖賣卜，不下牀而錢可數百，塵埃厚財，無所用之，豈非我之不足勝君之有餘乎？

何等安閒受用。每見今人既富矣，而益求富；既貴矣，而益求貴。以至旦夕滋滋，若平看破機關，故能心安而意適。

王章爲諸生，學於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訣，涕泣不已。妻怒呵之曰：京師雖多尊貴，在朝人誰踰仲卿者？今當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抑何鄙也！後章仕爲京兆，欲上封事，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淚時耶？章曰：前言。

固是此則非女子所知也

孔子見榮啓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子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得爲人是樂也人以男爲貴吾已爲男是二樂也人少苦於襁褓壯苦於疾病老苦於衰憊吾年九十有五而身猶強健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待終吾何憂焉

陳眉公云落紅點點苦可當錦繡草香花媚可當嬌嬈莫逆則山鹿溪鷗鼓吹則松聲鳥嘯和根野菜不讓侯鯖帶葉茅門奚輸甲第

屠長卿與王百谷云僕既貧到骨又不欲攢眉向屠沽見故欣

然日開口而笑。家有一錢。與親朋閒坐。爲清談歡飲。興到或口
瀉下里曲。少年在旁。撻鼓吹笙。暢甚。詰朝洗盥。厨無爨矣。而
此中靈明湛然。以此了世。差亦不惡。

蘇紫溪云。香一炷。花數種。酌桑寄生。從事數升。付世界於恒沙。
等塵情於浮沫。晚間紙窓上月光。漸滿竹影半橫。取蒲團靜坐。
覺得又是一人。世。

白樂天被貶爲江州司馬。喜曰。匡廬在念久矣。今得於青山綠
水中。爲風月主人。何快如之。乃築一堂於香鑪峯。以自適。

道愁集卷之五

○○○一集安分

素位而行弗踰尺寸不用強求無庸苦掙君子守常達人知命笑彼貪夫徒勞營運集安分

唐樂天白居易以刑部尚書致仕居履道里與香山寺僧如滿等九人結香山社自號香山居士

宋潞國公文彥博自河南入朝帝深嘉其輔立英宗而不伐其功加兩鎮節度使將行賜宴瓊林苑遣中使遺詩祖道當世榮之至是請老乃以太師致仕復歸河南因與富弼司馬光等用白居易故事號洛陽耆英會祓禊第置酒相樂尚齒不尚官已

國形妙覺僧舍衆皆七十餘獨光年未六十

唐司空圖致仕歸居中修作一亭圖曰三宜休一謂量才宜休二謂揣分宜休三謂老賸宜休

予亦效此以圖其軒曰四休居一謂中年未舉子宜休二謂半生常多病宜休三四謂名不成而鬢欲斑利弗就而老將至宜休宜休因并自號爲四休子云昔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司馬被刑爰著史記四休之暇正予遺愁集之所由輯也

唐穆宗時孔戣以老乞致仕韓退之曰公無留貲將何恃而歸答曰吾貲二宜去尚奚顧乎言

漢張安世謙慎周密嘗有所薦其人來謝乃曰舉賢進能人臣

之責有何私謝耶。絕弗與通。有部官功高不調。自言於安世。答曰。君功果高人。主自知人。臣能事何長短。自解拒不之許。後以父子皆候權位。大盛。遂辭。乞休養。

齊王演以王歸爲侍。固辭不受。或勸之曰。我少年以來。閱夢人多矣。得志少時。鮮不顛覆。且我性疎緩。不堪時務。人主私恩。何由可保。萬一顛覆。欲退無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這箇道理。誰不知之。但不肯以此致思耳。所以好進無已。恒多傾危。一失足而不可挽回也。

唐盧懷慎與姚崇全相。崇有子喪。請告十餘日。政事委積。上曰。朕以天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及崇出。須臾。裁決頗有德。

色齊濟曰公可謂救時之相○崇喜曰救時宰相豈易得乎○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

唐魏博節度使出季安卒○子懷諫嗣○委政家僮○衆憤怒○推田興爲留後○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乃令申版籍○清官吏○然後監軍遣使以聞○李絳請授興節鉞○以鼓舞效順之志○復請遣裴度宜慰厚賜○以安衆心○軍士受賞歡聲若雷○成德兗郾使者見之咸相顧驚嘆○失色曰人固宜安分○彼倔强者果何益乎○

吳越王俶來朝○宋太祖最禮賢○宰以居○賞資甚厚○留兩月遣還○賜以黃袱○封識極固○戒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皆羣臣乞留俶章疏也○因其感懼○既歸○視事必命徙坐東偏○曰西北者神京在○

焉○天○威○不○遠○顏○咫尺○俶○敢○寧○居○乎○每○修○貢○必○列○於○庭○焚○香○而○後○
遣○之○

漢○馬○援○弟○少○遊○嘗○云○士○生○世○間○但○取○衣○食○纔○足○乘○下○澤○車○騎○款○
段○馬○使○鄉○里○稱○爲○善○人○斯○不○愧○矣○若○欲○致○求○贏○餘○徒○自○苦○耳○
陳○眉○公○云○隱○不○得○談○仕○者○事○老○不○可○幹○少○者○事○窮○不○宜○隨○富○者○
事○愚○不○必○問○慧○者○事○乃○吾○人○終○身○受○用○不○盡○處○

馮○瀛○王○詩○云○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邵○康○節○訓○子○云○汝○固○當○
爲○善○亦○須○量○力○以○爲○之○若○不○量○力○雖○善○亦○不○當○爲○也○馮○言○是○顯○
者○事○邵○言○是○隱○者○事○要○在○隨○境○而○行○之○不○可○以○一○律○論○

王○泰○政○伯○大○四○留○銘○云○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

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因自號爲留耕道人

元衡有疾語其子曰吾平生爲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
虞阮遷司空陳讓不已既拜嘆息曰以我爲三公天下可謂無人矣未幾卽告歸

唐鄭槩好作歇後詩同平章事制下自言曰笑殺天下人既覩事謂宗戚曰歇後鄭五作宰相世事可知矣纔三月卽以疾告乞骸致仕

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表三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以白

裴恐其不受因語之曰吾假人也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
子思辭不受于方曰吾有子無何爲不受于思曰假問之安與
猶如遺物於溝壑假雖貧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當也子
方嘆曰誠安分之士也

漢疏廣告歸將朝廷所賜黃金買酒請族人故舊相與娛樂
勸爲子孫立產答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
且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增其過而斂怨况
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故樂與鄉黨共養之以盡我餘日
不亦可乎

曹丕臨江觀兵有東渡之志忽見波濤洶湧又且吳人嚴守其

固乃嘆曰長江天塹固天之所以限南北也卽引還

宋顏延之爲紫金光祿大夫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及子竣貴凡所資供一無所受每乘麤車笨牛遂竣南濟卽避道左曰吾生平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第復曰善爲之毋令後人笑汝拙也

人有相羊祐父墓後應出受命君祐惡其言遂掘斷其龍脉以壞其形勢相者視曰猶應出折臂三公俄而祐果墜馬折駘宋管師復高隱自號臥雲先生仁宗召問所得何如對曰滿場白雲耕不盡一潭明月釣無痕竟不受爵命

邵堯夫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高田自號安樂先

生旦則焚香燕坐。踞時酌酒三四杯。微醺卽已。興至則賦詩自娛。或出遊鄉城。則乘小車。惟意所適。士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每爲人排患解紛。談忠說孝。童稚皆歡。相謂曰。安樂先生至也。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所居。以俟其至。名曰行窩。宋秋青在樞府。有秋梁公之後。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道詣獻。之以爲青之遠祖。青謝曰。一時遭際。何敢自附。梁公厚贈遺之。張一中云。宿雨初晴。小溪新漲。泛米家船。載楊子酒。浩歌一聲。好風送響。素琴三弄。澹月偏宜。洵爲烟水幽人。不作風波險客。沈石田云。一花一竹一爐一几。詩編經卷。以送殘日。交遊止於田父。談笑止於烟霞。生涯止於蓀蕢。朝事升沉之事。絕不到門。

卽到門。輒有松風吹之而去。

屠赤水云。紅潤髮脂花上。纔過微雨。翠勻淺黛。柳邊乍拂輕風。問婦索釀。甕有新蕪。呼童煮茶。門臨好客。人生值此。消致何如。

希聖自課八則

白衣觀音齋。一年十九日。斗齋。每月朔望初三廿七日。日汨沒於酒肉之場間。以菜羹蔬食。不惟惜福。洵堪養胃。齋期

晨興盥漱畢。卽焚香頂禮先賢古佛。虔誦道策梵書。日沉溺於貨利之中。借以提撕警覺。匪特窒慾兼可清心。持誦

戒暴怒。節勞碌。寡言笑。省馳逐。減憂愁。少思慮。

慎寒暑。

謹嗜慾。

宜安分。

須知足。

談積德。

常惜福。

檢戒

克勤善果。務絕惡薄。忠厚存心。平恕待人。持已直。御衆須寬。慎意交遊。量力周旋。忍情耐性。守道。天修省。

朝服沁水王八味丸。上午服龜鹿二仙膠。黃昏用苦茶一

兩杯。更妙以手熨腹徐行百步。臨臥服天王補心丹坐香一

線。卽放頭穩睡。凡過去未來現在諸事。一切都丟棄。

朝粥小菜二色。午飯葷蔬各一品。精麤好歹隨便。晚用小

點少許。夜粥加陳酒半觔。小物一二種。不可多飲。使助火亂

性。不用厚味。使傷胃損脾。卽與知已宴集。慎勿猜謎耍拳。致滋

沉醉。非惟喪品。且足傷生。飲食。

每日子後寅前卽振衣趺坐約香一線朝起禮誦訖披閱史鑑
四五頁或古詩文經傳二三篇暇則涉獵稗官野說冊餘以爲
消閒佐笑計上午瞑坐牛胸下午偃息片時至於應酬作
苦可省則省得晚且脫倘有親朋賜顧除至戚切友外非雅客
勿接與其徒亂人意孰若以不見爲高功課

甚矣天不負人也人可負天哉假若一年中食物則按時而生
花卉則應期而發他如和風霽月勝水名山無不畢備以供人
之玩賞務須忙裏偷閑苦中尋樂或小分附賓朋之末或杖頭
挈知己之儔散步遺興隨遇而安毋失良辰有辜嘉會倘居常
兀坐閒極無聊則聽簫前啼鳥數聲亦是當鼓吹四部撫几上

瓶花幾種尤堪寓物外品題 清遠

粘壁八條非自課也蓋自勉也非自勉也實自勸也高貴之人不屑爲名利之人不知爲少壯之人不暇爲孝慈之人不能爲得爲而不亟爲不幾自悞我生平予故擬例如左以自律昔東坡與張懷民有言但無閒者如我兩人耳因附議於末以與閒如我者鑒諸

養生十法

心不能定法宜於收 意不能靜法宜於制 慾不能絕法宜於寡 勞不能禁法宜於節 怒不能除法宜於假 懣不可深法宜於澹 思不可多法宜於斂 愁不可結法宜於散

進不可過法宜於止 真不可認法宜於要

處世十要

交不宜濃 真不宜吐 言不宜躁 財不宜交 怒不宜暴
完官宜蚤 借債宜少 作事宜寬 待人宜巧 存心宜好

攝心秘旨

一念動時皆是火 欲識無爲真面目

萬緣寂處便生真 須知有作是根源

此是教人修心 此是教人修心 此是教人修心 此是教人修心

人定要訣

和身和其 欲息其

運肩兩肩 反觀其

眼目雙目 內聽其

垂離二珠 止靜心如

叩齒調氣 坐忘意若

愛惜精神。留此身。掃宇宙。際此歲月。將何事。報答君親。讀此二語。每不禁爽然若失。及見唐子畏言。善亦懶。爲何況惡。無心求富貴。憂貧又不覺。廢然自返矣。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顧乎其外。人何可不循分自守哉。予性善愁。往往絃歌山水。所不能馴。惟息意觀書。或可借以消遣愁魔。予復善病。每每酒醪藥石。所不能攻。惟澄心默坐。庶可藉以驅祛二豎。因思天下善愁者。頗多。茲集行世。既贈人以解愁之術矣。又念天下善病者。亦不少。乃敢自秘。不語人以却病之方乎。此皆予身體力行。親嘗試驗者。敢附述以爲勸。

遺愁集卷之五

一集快心

行有可歆爾必快志言有可喜我亦暢意罄行嘉言賞心樂事充類至極沛乎莫禦集快心

桓宣武少家貧然喜樛蒲一日大輪債主求甚切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陳郡袁耽俊邁多能素以角藝名乃求救於袁應聲便許云大快我必得采遂變服懷布帽隨溫去與債主戲主就局曰汝故當不辨作袁彥道耶袁不答遂與角十萬一擲直至數十萬了不爲意輒投馬叫絕旁若無人敵家頃刻失幾數萬乃採帽笑曰汝今曾識得袁彥道否

王子敬自會稽經吳聞顧辟疆有名圖先不相識竟往其家值顧方集賓酣宴而王遊歷既畢指揮好惡絕無人在目顧勃然曰微主人非禮以貴驕非道失此二者乃儉父耳便盡驅出門王獨坐輿上回盼左右踉蹌被逐顧遙望發時竟自閉門怡然不屑

宋王拱辰至和二年聘契丹見其主於混同江設宴垂釣得魚必酌酒飲客親鼓琵琶侑觴謂其相曰此南朝少年狀元也傳永拜安遠將軍文翰技勇皆絕倫帝歎曰上馬能殺賊下馬作露布惟傳修期一人耳

曹操征孫權見其步伍整肅親自頂盔貫甲左右執黃傘指楨

三軍操數曰養子當如孫仲謀若劉景升兒真豚犬耳

五代李克用臨終以三矢遺子存勗曰梁吾仇燕王吾所立契丹背約歸梁吾所遺恨子汝三矢毋忘父志後破梁夾寨乃以三矢復命梁主驚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爲不亡矣

王莽爲漢兵所逼憂不能食唯飲酒啗魚迨兵入宮乃旋席隨斗柄高坐曰天生德于予漢軍其如予何衆爭斬之傳首詣宛漢諸呂作亂太尉周勃疾入北軍出令曰爲呂氏者右袒爲劉氏者左袒於是諸軍皆左袒遂知人心思漢共滅諸呂

唐李揆美丰儀善奏對拜平章事敬宗曰卿門第人物文學皆爲當世第一足稱三絕後使吐番諸酋爭相望曰聞唐朝有第

一人今李端卿是否

宋范雍守西夏羌人甚輕之及范仲淹代乃相謂曰小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韓琦與仲淹齊名邊士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晉桓溫北征鮮卑袁宏倚馬前爲作露布手不停揮李白嘗對玄宗云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

漢時黃祖大會賓客適有獻鵲者舉杯屬禰衡曰願先生賦之衡攬筆立就畧不起草又不加點一座解快

魏陳琳作檄草呈操操素苦頭風是日疾作乃臥讀其文連起

立曰誦琳所製大快人意真堪愈我病也

捧讀奇文良快人心病且可愈何愁之不可破乎予故以書
道之

唐敬宗寶曆中楊嗣復大宴賓朋時元稹白居易甚有詩名亦
預席因各分韻賦詩惟楊汝士最佳微之與樂天極其欺服汝
士大暢盡醉而歸語諸子弟曰我今日好快人直壓倒元白
袁筠娶蕭安女言甫定未幾擢進士第欽賜歸娶羅隱贈詩云
細看月輪還有意定知丹桂近姮娥

賈郁性峭直爲仙遊令將代有一吏酤酒郁怒曰吾再典是邑
必懲此輩吏曰是造鐵船過海也後果復爲宰吏盜庫錢數萬

郁判曰竊銅鑪以潤家非因鼓鑄造鐵船而渡海不假鑪錠決杖遣之

漢章帝元旦命羣臣陳說經義不通者卽令奪席惟戴憑乃獨坐三十餘席

長安民楊崇義妻劉氏與鄰人李弇私通謀殺崇義埋之井中劉故控于官官詣所居檢校無踪忽架上鸚鵡叫曰殺我主者東鄰李弇也遂拘訊得實具以上聞明皇詔封爲綠衣使者漢明帝幸辟雍行養老禮畢坐國子講堂自爲陳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以億萬計

明王振弄權錦衣衛指揮姓王山及馬順爲之鷹犬英宗北狩

唐王輔國百官恟恟於朝咸請誅振以慰人心給事王雄立於
順首衆咸爭殿蹴踏搶裂頃刻而斃又乾王山反鄉曉於庭集
百口唾罵仍命縛於東市遂籍振家玉璽徑尺首十面珊瑚樹
高五六尺者十餘株金銀珠寶數十庫宗族不論老少悉皆斬
首中外稱快

曹操下江南進兵濡口與孫權遇於赤壁周瑜爲都督禦操
將黃蓋曰北兵方連艦若用火攻可燒而走也瑜首肯曰計
善但須詐降以通消息不用苦肉計操如何信蓋慨然曰子自
隨破勢至今受恩三世恨無以報肉雖受苦亦復何恨先遣闕
澤以書納款時值東南風急乃同時縱火火烈風猛燒盡北船

延及岸上諸軍大潰操大敗疾走華容道冒雨宵遁

漢石勒寇襄陽執王衍問以晉故衍云計不在已且言少無官情因勸勸稱尊號冀以自免石曰君少壯登朝何得言無官情耶壞天下者非君而誰夜使人排牆殺之

秦苻堅寇晉遣將苻融克壽陽使朱序來說謝石等使降序私語曰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謝玄乃遣劉牢之趣淝洛擊其將梁成斬之石等水陸繼進堅登城眺望見八公草木皆疑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勦敵何謂弱也進逼淝水而陣玄令少却以決勝負融揮兵使却退不可止序在陣後呼曰秦兵敗矣玄渡水擊之秦師大潰走者溺死餓死皆疑爲晉軍晝夜不敢

息死者什七八

李世民拔河西執高德儒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鸞以欺主人取高官吾與義兵正爲欲誅佞人耳今復何言遂斬之

呂惠卿有罪建州安置蘇軾草制曰惠卿以聚斂爲仁義以法律爲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先皇帝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鯨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子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竄天下傳誦稱快

詔罷李綱太學生陳東率都民數萬人上書乞留綱而黜李邦彥等燬壞登聞鼓喧呼動地上恐生變乃復綱右丞相

所建明惟事阿諂時人目爲浪子宰相

王黼有罪伏誅。竄蔡京於儋州。道死。貶蔡攸於雷州。黔配重賈於吉陽軍。尋皆誅之。天下比於四凶之擊。中外大快。

麟劉猗分道寇淮西。至藕塘。楊沂中大破之。猗曰。適見釋將軍。銳不可當。卽與精騎遁去。麟在顧昌。聞猗敗。亦拔砦而遁。太學生劉觀等上書論湯思退姦邪誤國。乞斬之。以謝天下。詔貶永州安置。遂憂懼卒於徙所。

韓侂胄銳意出師。中外憂懼。無敢言者。吏部侍郎史彌遠陳危迫之勢。請誅侂胄。以安邦國。會楊皇后亦怨之力。贊爲可。乃詔侂胄入朝。彌遠以兵擁至玉津園。殺之。

宋恭宗時。國事大壞。侍從臺諫。逃去數十人。太后不能禁。乃貶

道於循州安置監押官鄭虎臣於木棉庵擊殺之

秦攻趙平原君將求救於楚約其門下文武具備者二十人與俱僅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平原曰士之處世如錐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未有奇也遂曰使遂蚤處囊中則脫穎而去非特末見而已因與偕之楚楚王言合從久不決遂按劍而前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且以楚之強爲白起所挫此乃百世之怨趙之所羞今合從爲楚非爲趙也王雅之乃招十九人歃血定盟曰公等碌碌皆因人成事者也平原踴歎曰聆毛先生言使趙重於九鼎勝不敢復相天下士矣

宋陳太丘詣荀朗陵使長子元方御車次子仲方持杖孫長文

龍具食入于世孫文若尚幼坐著膝上太史奏云是日百里內有德星聚

晉王珣夢中得如椽筆一枝由是才華大著名譽日進而弟琨乃更出其右時人語曰法護非不佳但僧彌難爲兄耳

吳人王翰景泰中爲御史上疏勸易儲與南城禁網事甚力及英廟復辟數言前二事之非攻于蕭愍及其黨與不已英宗甚

悅之時有賞賜許以大用翰深喜得計一日上御文華殿便室

衆歷朝章疏凡留中不發者具在忽驟風吹一本宛轉上前取

而閱之則翰勸易儲與南城禁網奏也大怒急宣翰來翰以爲

復有賞賜欣然趨入上櫺前疏示之翰羞怖無地叩頭出血請死上叱出誅之一時甚快

方翰趨事兩君阿旨取媚何等得計自謂深根固蒂誰知天公震怒風伯弄巧一至於此人亦何苦而爲此等事耶

明洞庭山消夏灣有蔣舉人屢試春官不第遂效壟斷之術居積取盈算入骨髓不數年家貲富厚不意錢神作祟盜斯劫之鞭笞炮烙慘於官刑罄其所有席捲一空盜喜過望於是縛往載酒卽以蔣氏之物賽願於小雷山神廟山在湖中斷岸數十里無路惟荒祠一區盜乃泊舟其下悉登祭焉祭畢酣飲大醉自恃邏兵莫能踪跡不虞舟人絕纜而去盜醒覓舟不得時值

嚴寒風雪連旬凍餒交迫垂首就斃無一存者

嗟乎此可見天理報應之速也夫蔣以積財誨盜盜復以祈福致禍皆斃人適以自斃觀之大爲快心但舟子晏然而有之恐亦未必安享

秦檜墓在建康墓上豐碑屹立却不曾鐫一字蓋當時士大夫鄙其爲人兼畏物議故不敢作神道碑及孟珙回軍屯於檜墓軍士咸冀溺於塚上人謂之穢塚

嗟乎秦檜一穢其心遂至穢其行穢其身直至穢其墓無一不爲人所穢亦可慨也予嘗至武陵登岳少保墓見往來之人焚香敬禮墓首則鑄秦檜夫婦形跪於前又撒溺於其頂

臭汚不可名狀。且日被捶擊。長舌之頭已斷矣。千載而下。可見好惡之公如此。

則天朝周興來俊臣各尚酷虐。或告興通謀。丘神勣命俊臣鞠之。兩人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爲何法。興曰。令囚入甕。以火炙之。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圍一如興法。因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卽入此甕。興恐叩頭服罪。流嶺南爲營家所殺。

謝玄勝苻堅於淝水。安方與客圍碁。適捷音至。看之默然無言。攝書置牀。了無喜色。徐笑曰。小兒輩遠已破賊局。竟還內不覺。展齒之折。

唐安元獻守南郡與王琪中秋夜宴值陰晦元獻不樂意欲就
梳君玉作詩云只在浮雲最深處試憑絃管一吹開元獻聞之
卽振衣起坐召客作樂謳歌飲至夜分果然月出光明倍常遂
酣暢達旦

丁謂爲山陵使雷允恭欲移山陵就上穴謂唯唯而已既而改
穿上穴有石石盡水出衆懼不能成功奏之遣王曾覆視曾請
獨對因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怒
乃誅允恭謂坐貶

嘉定陳星卿年少才高貧不過訓蒙村中一寡婦有屋數間出
百畝千方在抱爲姪所欺陰獻於勢家得蠅頭而遁囊攄吉往

聞新庄先期使狼僕持告示逐婦婦不知所從來抱兒號泣於門鄉人雖憤憤而愛莫能助適星卿過叩得其故謂鄰眾曰從

○音○為○之○計○者○願○釋○之○

我計保無恙眾許之令婦避他處明日豪御遊船設酒僭門客

數輩簫鼓競發從天而降登岸指揮洒掃懸掛匾對粉飾牆垣

栽植花木開濬魚池并召諭諸佃祖單復往田間布席野飲呈

○外○聲○應○有○義○氣○古○風○也○率○身○耳○

卿率鄉之強有力者風雨驟至舉椿舂其舟舟子出不意奔告

豪豪急趨舟舟已沉矣遙望庄所臨額盡碎眾猶裸體揮拳恟

恟索闖乃懼不敢與辨逃竄而歸召主文者謀訟之而縣牒已

下差至孥人因新令韓公清介剛烈方以扶抑為已任星卿頂

率其鄉先期控呈詞既美情復慷慨使捕衙查勘則匿舟在

焉○豪○亟○使○人○致○燭○終○不○聽○竟○置○諸○幹○侯○及○乃○姪○於○法○且○欲○將○豪○
泰○揭○上○司○以○正○其○欺○孤○殺○寡○強○佔○田○房○之○罪○再○三○懇○請○方○得○寬○
假○星○卿○仍○令○寡○婦○鬻○產○他○適○以○避○其○怨○於○是○遠○近○傳○揚○名○振○郡○
邑○令○聞○其○名○特○致○束○請○見○大○爲○稱○快○

天○啓○七○年○熹○宗○崩○懷○宗○立○司○業○朱○三○俊○劾○監○生○陸○萬○齡○曹○代○請○
祀○魏○忠○賢○於○國○學○罪○有○旨○下○獄○又○有○監○生○張○某○欲○上○疏○請○忠○賢○
與○宣○聖○並○尊○入○祀○太○學○方○脫○稿○忽○口○稱○見○于○路○痛○擊○之○遂○俎○
嘉○興○縣○貢○生○錢○嘉○徵○疏○奏○魏○忠○賢○十○大○罪○罄○竹○難○書○萬○剛○不○盡○
忠○賢○不○勝○其○憤○哭○訴○於○上○上○令○內○侍○宣○讀○奏○詞○并○命○跪○而○拱○聽○
忠○賢○始○震○懼○喪○魄○明○日○遂○謫○諸○鳳○陽○看○守○皇○陵○沒○籍○其○家○又○以○

夢隨轎着錦衣衛擒赴治罪忠賢方至阜城聞吉知不免
因自縊尋復命磔其屍於河間并詔斬崔某於薊州

忠賢盛時開一測字者來京宣傳甚驗乃易服潛往叩終身
休咎因書一囚字與推其人卽頓首稱奇詰其何意曰國中
一人也忠賢駭服以爲神異厚犒而別乃私語人曰目下雖
好只是結局不佳叩其何說曰一人懸在中欄將來必要弔
死四面俱無着落家業定無壽盡人猶未信後果應其言

崇禎登御詔誅奉聖夫人客氏方其在宮乘坐小轎內官負之
蹙然自居爲熹廟八母之一每逢誕辰上必臨幸升座歡飲賞
資無算及往私宅內侍王朝忠等數十人着紅玉前驅乘輿過

乳清宮亦不下。呼殿儀從之盛。不減聖駕。夜出燈炬擁簇。有如
白晝。衣飾鮮華。儼若神仙。到家升廳。自管事。至內臣挨次叩頭。
太祖太太千歲之聲。喧闐震天。熹宗既崩。上命出歸私第。客
氏乃五更衰服。赴梓宮前。出一小匣。用五爪黃龍襪包裹。皆誓
帝幼時胎髮痘痂。及累年刺髮落齒指甲等。痛哭焚化而去。上
領之。卽命籍其家。着太監王文政嚴訊。得宮人任身者八人。皆
其家侍媵。與陰畜之。以圖呂不韋李園等事。上大怒。命赴院
花局掠死。于侯國興等皆伏誅。客氏姿容甚美。而忠賢及以中
年淨身。陽道未淨。遂與私通。以故忠賢之肆惡弄權。多賴客氏
於中調護。兩惡並肆。人心共快。

李自成既竊據一時諸臣盡節稍不決裂卽被拘執或夾頭腦或夾腰腹極刑榜掠迫脇獻金陳某獻至銀三萬金三千珠三斗其餘多寡不等不盡不休及金已罄猶不滿意仍復受刑熬刑不過魏藻德自勒死方岳貢不食死丘瑜自縊死瑜未執前卽書絕命詞云百歲春光強半過匡時力短愧鳴珂詩書萬卷都無用惟有先賢正氣歌因死畧題遂至被執浪傳從賊君子惜之

諸人同一死耳死於難不大愈於死於賊乎不過偷延數日之命而千載下垂名香臭何啻天淵

嘉靖壬子七月敵寇薊州甚急仇某時病疽請輿疾出禦上命

侍郎蔣應奎○誓掌戎政○遊擊陳時代之某聞命○恚極而死○徐階
因審疏其通敵誤國○命陸炳會三法司擬罪○奏其謀反律當追
戮○得旨○剖棺斬首○梟示九邊○妻子家丁盡行處斬○家貲籍沒
嘉靖四十一年○御史鄒應隆劾嚴嵩于世蕃○惡勢專利○私擅爵
賞○父亦不敢呼其名○僅稱別號東樓○威權煊赫○一至於此○其孫
錦衣嚴鵠○中書嚴鴻○家奴嚴年中書羅龍文等○狡黠不法○詔嵩
致仕○勒令即刻歸鄉○世蕃坐煙瘴充軍○鴻削籍終養○鵠龍文戍
邊○年禁銅紫獄嵩上疏陳情○言臣年八袞願皇上哀其老憊○矜
其無告○乞放歸○于世蕃孫鵠以終餘年○上曰嵩得完歸○有鴻侍
養○恩待已厚○尚何過望○不許

世著與龍文自罪。謫後乘軒衣蟒。負險不臣。誹謗朝政。假名治第。聚衆數千。將謀不軌。乞正典刑。以絕禍本。詔卽付林潤逮問。至京卽訊會同三法司鞫得其交逆僭竊跡顯然。奉旨處斬。聞之惻恨死。

乙酉四月李自成過通城。命其下四十八部先發令嚴真行。敢返顧者通城有九宮山一名羅公山。山有玄帝廟。山民以盟謀捍衛閭井。自成止以二十騎殿。又呵其二十騎止於山下。而自以單騎登山入廟。見帝像伏謁。若有物擊之者不聽。起刺人疑以爲劫盜。取所荷鉦碎其首。旣斃兩腰下見金印且有

非常衣服大駭從山後逃去二十騎討久不出跡而求之則已
血肉鬻分矣。

蜀難敘畧曰癸未冬張獻忠蹂躪湖南甲申正月率衆寇蜀秋

宋鑑生、色、

八月甲子陷成都蜀王至澍寧家眷自沉於井內江王至涪不
屈死總兵劉佳胤走死浣花溪巡按劉之渤成都推官劉士斗
華陽知縣沈雲祚被執不屈死之蜀府長史鄭安民內江教諭
姚思孝相繼死獻忠入城後大索全蜀紳士至成都慘之敘州
在籍太常寺卿尹伸及給事中吳宇英並不屈死崇慶知州王
勵精聞會城陷卽朝服北面再拜登樓自焚死丙戌年九月入
順慶府屠之獻忠自言是歲有大劫不利欲獨入武當山修行

俟切運過當復橫行天下乃營於西充縣之鳳凰山時肅王兵
至獻忠乘馬登高望之猝遇前鋒一矢而殪及昇屍至猶張目
瞪視於是斬首剗心心色純黑時十二月十一日也先是童謠
有生於燕子嶺死在鳳凰山不謂獻忠應之其埋屍處叢草如
棘誤觸之輒成大癰又嘗有黑虎噬人人皆遠之

余於丙寅夏月抱疴閉居曾東友曰溽暑灼人大地如燼病軀
當此如燼似炙全賴青萍之末一少浣之忽得薰風和暢洗却
炎威頓覺神清骨爽尤可喜者門無一客胸無一事但見荷香
繞砌秋色盈庭清茶可以解渴濁酒可以消愁香不佳而有烟
可簪花不麗而有色可娛短琴高排而無絃殘編久束而塵滿

四壁蕭然入窓洞開坐倦無聊則企脚北牖覺好睡恁爾烈
焰燒天似不減於清涼臺飛雪矣少焉月上疎簾又添出一種
幽況因朗吟袁中郎句云世情貧自少歲月病偏多倚闌看明
月盈盈上石坡此實因病得閒之一樂也

朱文公知崇安有民貪大姓吉地預埋碑於墳前越數年突以
強佔爲訟公親踏勘見山明水秀鳳繞龍迴因去其浮泥見有
碑記皆民祖先名字公謂大姓侵奪情真遂決意斷歸之後隱
武夷山偶過其地問詢土人備言埋石誑罔之事公悔無及乃
曰此地不發是無地理此地若發是無天理視罷而去是夜風
雨大作天明視之墳塚毀成水潭尸棺無有存者

遺愁集卷之五

○○○一集懊惱

情所不堪聞之髮指理所不有見之怒起脇之以威凌之以勢無可奈何悵悵而已集懊惱

岳飛進拜太尉數請恢復帝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之言於上詔請詣張浚議事浚曰欲以淮西軍付王德呂祉或張俊楊沂中何如飛曰德與郾璦不相下恐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服衆張宣撫暴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豈能禦此軍哉浚慨然曰我固知非太尉不可也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安以得軍爲念哉遂與浚忤

連○想○集○卷○之○五○
卽日上表乞終喪步歸廬山浚怒奏飛以去要君乃以張宗元監其軍

宗澤屢請帝還汴連上三十餘疏俱爲汪黃所抑憂憤成疾數日出師未捷身先喪帝使英雄淚滿襟明日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

李綱上疏力求去遂罷提舉洞霄宮前太學錄陳東上書乞置綱而斥汪黃又布衣歐陽徹亦上言詆用事大臣潛善遂以語激怒帝遂命並斬於市

宋王曾嘗以宅第假寇準吳宗始議竄準雷州曾以爲太重丁謂乃熟視曾曰君勿復言居停主人恐亦不免辜也

漢公孫弘置故人高賀宿食以脫粟飯覆以粗布被貧歎曰何
用故人富貴乃爲脫粟布被弘內厨五鼎外僮一饋詐也弘聞
之曰信有之乎寧逢惡兵毋逢故人

唐元載相貌不揚苗晉卿薦於李揆揆頗輕之謂苗曰龍章鳳
姿之士邈焉不見於世獐頭鼠目之輩儼然乃欲求官耶載深
銜之

崔信明畧有詩名鄭世翼遇之江中謂曰聞君有楓落吳江冷
之句洵稱絕唱願見其餘崔欣然出衆篇示之世翼覽未終篇
曰所見不逮所聞乃悉投之水引舟而去信明大慚恨

陳全忠瘡惱恨不勝乃製叨叨令以自寫云冷來時冷的在冰

炎上臥熱來時熱的在蒸籠裏坐疼時節疼得天震破額時節
顛得牙關挂只被你害殺人也麼哥只被你悶殺人也麼哥真
箇是寒來暑往人難過

鮑宣以權辱宰相孔光下詔獄諸生舉幡大學下曰欲救鮑司
隸者會此集者千餘人守闕上書申救不聽竟髡鉗之

唐中尉仇士良擅權文宗與李訓鄭注密謀誅之計解左金吾
廳事後石榴夜有甘露詔往視之因欲伏兵縱擊事泄反爲所
害兩省諸司被殺者千餘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但行
文書而已

宋徽宗以朱勔領應奉局採花石砌於蘇州搜岩剔藪

習凡民間一石一木稍堪玩賞者卽川黃帕加封指爲御前之物及發行必撤屋挾牆以出江南大匠太學生鄧肅進詩諷諫上不省

秦檜譴臺諫請諸將班師岳飛一日率十二道金字牌因憤惋泣下數日本欲直抵黃龍府與諸軍痛飲耳不意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遂引兵還

謝安與弟萬過吳郡時王恬爲守萬欲同過安曰恐伊未必酬汝意不足耳萬苦要去安必不肯萬乃獨往坐少間王便入萬以爲恃已殊有欣色良久乃出科頭散髮據胡牀獨坐神氣傲慢了無相對意萬怒還未至船逆呼大傳想之安曰阿螭恬小字

不作爾

舊云不作惟你

史○刻○遠○用○事○日○久○權○勢○薰○灼○太○子○竑○心○甚○不○平○嘗○書○几○上○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史○聞○之○大○懼○密○令○學○錄○鄭○清○之○教○與○莒○爲○文○而○陰○圖○廢○立○之○舉○

唐○武○后○斷○王○皇○后○蕭○淑○妃○手○足○置○酒○甕○中○曰○令○二○嫗○骨○醉○妃○臨○死○誓○云○願○武○爲○鼠○吾○爲○猫○生○生○世○世○扼○其○喉○食○其○肉○

羅○景○綸○曰○予○讀○唐○史○此○段○每○見○猫○捕○鼠○而○得○未○嘗○不○爲○之○稱○快○可○見○人○心○公○憤○千○萬○年○不○可○磨○滅○處○因○爲○之○詩○曰○陋○室○偏○遭○黠○鼠○欺○狸○奴○雖○小○策○動○奇○扼○喉○莫○訝○無○遺○力○應○記○當○年○骨○醉○時○

關羽守荊州進攻樊城破之威震華夏孫權使人爲子求婚羽
不許權怒呂蒙進曰羽恐蒙圖其後所以多設備卒乞託還歸
治疾羽必撤兵然後襲其空虛可一鼓而擒也以陸遜意思薦
長名未遠著羽不爲慮薦以自代發兵暗襲荊州又慮沿江
火周密使人白衣搖櫓作商賈服晝夜兼行及猝抵北岸兵
滿艙中出盡縛江邊屯候糜芳傅士仁不能守開門出降并
羽及子平俱被害周倉自殺王平亦死之權以蒙有大功設宴
犒軍坐蒙首席未及受封爲羽魂所擊而死

楚人獻龜於鄭靈公公子朱與子家將見子朱之食指忽自動
謂子家曰他日我如是必嘗異味及入宰夫正進鼃羹因相視

而笑公異而問之子家以實告公故欲其不驗會食乃分賜諸
大夫召子宋而獨弗與子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後靈公踐
殺子宋恨之竟不救

宋秦檜殺岳飛於大理寺獄雲與張憲皆棄市初吳玠與飛交
歡飾名姝遺之飛不受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受錢
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御士卒嚴而有恩猝遇敵不爲之動
故敵語曰撼泰山易撼岳家軍難平日恂恂如書生然立志慷慨
事親以孝事君以忠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取禍天下冤
之

宋真宗幸道淵契丹無計乃遣使議和準欲邀破虜甲款地因

策曰若如此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準
蓋欲襲擊之使隻輪不返帝方厭兵會有譖準幸兵以自重者
乃許盟以絹二十萬疋銀十萬兩定和議南朝爲兄北朝爲弟
交相約誓各解兵歸

安衆侯劉崇起兵討王莽不克而死東郡守翟義亦起兵西誅
不當攝者莽懼不能食依周書作大誥諭天下返位孺子使王
邑將兵擊破之

戚夫人有寵於漢高生趙王如意高帝崩呂后卽耽殺趙王斷
夫人手足去眼燬耳使居獄中號曰人彘

宋以王勰爲少宰加蔡攸開府儀同三司二人日夕勸帝娛樂

帝因令苑囿多爲村居野店及聚珍禽異獸於其中。都下靜夜。禽獸聲四徹。宛若山林波澤。聽者知爲不祥之兆。

漢馬援征交趾。以薏苡能勝瘴氣。載一車歸。梁松上書譖之。以爲所載者皆明珠文犀。帝大怒。會援卒。妻子惶懼。不敢以喪還葬。乃藁葬城西。

唐任環爲兵部尚書。妻柳氏至如中年。無子。太宗賜以二艷女。柳氏每加凌虐。以藥爛其髮。使秃。上聞之。怒。乃以金瓶置醪酒。賜之。勅曰。飲之當立死。不如不須飲也。柳拜曰。人生至此。誠不如死。願乞飲盡。使姑止之。還報。太宗謂環曰。人死且不畏卿。其奈之何。令以二女別室安置。

崇禎四年群盜紛起曹文詔擊斬賊魁王嘉胤於陽城其黨復
推王自用爲首號曰紫金梁其黨自相名目有老猢猻八金剛
關王閻將八大王掃地王撞塌天破甲錐那紅狼亂世王混天
王顯道神鄉里人活地草等分列三十六部其外另有不沾泥
滿天星劉香老一盞燈通天柱點燈子鑽天哨開山斧等橫行
州郡官兵皆不能制而總不若陝西李公子爲最隨地劫掠名
曰闖賊言其不踞縣邑不守城郭無所定趾莫可防禦也
唐楊妃死於馬嵬日遺錦綉襪一隻爲村媼所得甚寶惜之遇
過客輒以示賞一玩百錢媼獲錢無算竟以致富

以魚朝恩判國子監升座講易之鼎折足以譏宰相王晉怒甚

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測也

光武三月甲申皇太子來自金華遣內使持御札召至聞者爭
趨明日有旨禁私謁中夜移入內已丑乃命會審於大明門楊
維垣颺言謂與駙馬王曷侄孫王之明貌相類因而候傳辛卯
於午門外覆審馬士英復疏其疑似甚多左都李沾喚王之明
不應詰之乃大聲曰何不呼明之王沾喝上樑太子號呼皇天
列帝聲徹內庭傳諭放樑發鑊撫司有無名子題於皇城有海
上扶蘇原未死獄中病已又奚猜之句會御史陳言奏稱民口
藉藉皆言諸臣欲絕先帝血胤因得溫旨着好生護養勿輕用
刑以招民謫乃得不死

庶豐間蘇軾程頤交。媛會上患瘡疹不出。頤乃詣政府曰。帝不
御殿。實爲何故。答曰。不知。頤曰。上有疾而宰相不知。可謂寒心。
呂公著以其言入告。上不悅。罷頤。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異。

遺愁集卷之六

成都余 齋生生

鑒定

松陵顧有孝茂倫

古吳張貴勝晉侯纂輯

陸榮科衷哉

顧琬有光

友人

徐 瑤天璧

沈永仁二聞

王文謨孚嘉

程 仕松皋

訂正

史 周蒼山

程 瑞曰符

○○○一集高致

好名之人千乘能讓有品之士天下敝屣人各有行士各有

志或爲釣徒或爲洗耳又生性瀟灑遇事脫畧過而不留任
我率朴既無障礙又不執着方厥所爲古之狂直集高致
堯讓天下於許由由不受讓之巢父父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
污我耳矣乃臨清流以洗之

漢嚴光本姓莊少與劉秀善及秀卽位乃隱姓名披敝羊裘釣
於富春江光武物色得之因語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
光堅臥不起張目對曰士各有志何用相強也竟辭去終身不
出

宋袁粲爲丹陽尹聞郡南有一豪家頗有竹石率爾步往不顧
主人直造竹所嘯咏歡呼主人見其不凡乃出與共飲互相酬

斷絕不介意及車騎羽儀候至始知其爲袁尹云
晉武帝時山巨源請爲吏部尚書舉嵇叔夜康以自代康與絕
交書曰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及一行作吏此事遂廢人生
亦何可而爲此

關丘胤出牧丹丘豐干

卽飛陀也

禪師謂曰若到任欲謂文殊普賢

在天台國清寺中執熨滌器所謂寒山拾得者是也胤至詣寺
訪之見卽致拜二人連聲咄叱乃執胤手曰豐干饒舌
漢黃瓊卒四方名士會葬者七千餘人徐穉往弔置生芻一束
於墓前而去諸名士曰此必汝南高士徐穉子也使陳留茅容
追及爲沽酒市肉穉爲之飲食容問以國家事默然不答

晉陶潛爲彭澤令吏請束帶見督郵潛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兮辭著五柳先生傳居家貧甚九月九日宅邊叢菊盛開苦無酒乃採之盈把坐其側忽望見白衣人乃王弘使送酒至就便痛飲盡醉而歸

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容獨正襟危坐郭林宗泰見而異之與語甚歡因留泰宿旦日殺雞食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泰益奇之嘆曰卿賢哉遠矣因揖之勸令從學

梁處士陶弘景傳學好養生之術屢詔不出國家有大議必先遣使諮訪時人謂之山中宰相

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李密謂宜直抵江都執取獨夫以號令天下密壯其言遣使召之竟不肯出莫知所終

直抵江都得天下之勢執取獨夫得天下之情真勝過衛公一流見識使其肯出必是凌烟首座惜乎其竟不出也不知正妙在不出所謂神龍變化使人捉摸不定首見而尾不可見若洪客者其真有道之士乎

唐李泌與太子爲布衣交及卽位靈武召至謁見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同榻上欲以爲相泌曰陛下待以賓客則貴於宰相何必屈其志乃止後與肅宗出行軍士指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謂泌曰艱難之際且衣紫袍以絕羣疑旣而曰服

此豈可無名出懷中勅以泌爲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固辭乃受

黃霸與令狐子伯友子伯爲楚相子爲郡功曹一日遣子奉書於霸及去久臥不起妻怪問之答曰向見令狐子容光甚美舉止自適而我兒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令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及君之高奈何忘其夙志而以兒女懷慙霸蹶然起笑曰有是哉遂終身隱遁

惠遠法師隱廬山每送客至虎谿卽止後送陶元亮陸修靜與譙道契合不覺已過虎谿因相視大笑世傳爲虎谿三笑

明景泰初南京家宰魏驥至京請致仕內閣陳循公所取士也
來見請曰先生位雖家宰然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
公不悅謂人曰渠以朝廷事爲一已事安得令終竟致仕去後
循以天順改元果請成公居家嘗遊西湖策蹇隄上遇錢塘簿
呵之下公曰蕭山魏驥簿叱從者曰管他蕭山會稽顧不當避
官府耶及見公簿惶惶謝罪公笑慰之而去

袁中郎謂江進之曰弟已將進士二字拋却東洋大海候命下
即上一乞休本了却前件作世間大白在人直待江郎作吏部
尚書三年後髮白齒落然後將金丹一粒點化江郎同誣大果
豈不甚快

袁尹疎放好酒嘗步歷郊野間遇一士人便呼與酣飲此人以爲得被知遇明日詣門求通袁拒而不見使僕語曰昨緣飲酒無謂聊相共耳勿復爲煩

周安平王武攸緒素官隱嵩山則天后疑其詐許之以觀其所爲攸緒遂悠游巖壑所賜服器悉置不用出入行藏與庶民無異

王荆公安石素喜俞清老一日謂荆公曰吾欲爲浮屠苦無錢買祠部牒耳公欣然爲具僧貲約日祝髮過期寂然公怪問之徐徐答曰吾思僧亦不易爲祠部牒金不如且送酒家還債公爲之大笑

王子猷居山陰大雪夜眠初覺遽起命同窓酌酒四望皎然因兀坐傍徨咏左思招隱詩畢忽憶戴逵安在剡便夜乘小舟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見而返從者驚問其故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興至則雪夜登舟便行興已則詰門不晤而返良由胸次蕩然了無執着全沒一毫沾滯人能如此正是實實受用處

東漢王良爲大司徒布被瓦器司徒鮑恢以事過其家良妻荆釵布裙乃由田中曳柴而歸

劉東山司馬語蕭聰曰正統間先君爲御史在京有鄉先達過問余曰汝父在否曰在道中未回曰汝母安在曰適在鄰家

去矣乃竟趨入徧視家中所有遂引余詣寢室見床上惟舊布被褥而已喜曰御史所操若此可稱其職矣既去先君回余自其事先君曰此必鄉先生某少卿也其爲人高脫中復有縝密故觀人於所忽如此

大凡爲官者莫不剝削小民以爲肥家之計安有清高至此者乎故知行諸日薄一日其受用日豐一日聲價日減一日其勢稍日張一日理所必然者也

後漢嚴光與光武同寢睡熟以足加上腹明日太史奏云昨夜客星犯帝座甚急上笑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共臥耳宋處士魏野隱居不仕嘗自咏云有名閤富貴無事散神仙洗

硯魚吞墨烹茶雀避烟真宗時屢詔不起謂使者曰九重計詔
休教彩鳳銜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上嘉其高遂不復召
王莽專政大夫龔勝郕原同日乞骸骨歸梅福亦知莽必篡位
一朝棄妻子去隱於會稽變姓名爲吳門士卒北海太守逢萌
乃掛冠東都門挈妻子浮海客於遼東

漢夏馥聞張儉亡命嘆曰孽自己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禍及
萬家何以生爲乃剪髮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姓名爲冶家傭
傭闕因黨綱事築土室四週自囿納飲食潛身坐臥於內一十
八年不出中屠蟪亦嘆曰昔處士橫議卒致坑儒之禍今之謂
矣乃絕跡於梁碭間自同傭夫超然免於評論

○生○爲○楚○大○夫○不○嗜○酒○元○王○嘗○爲○設○醴○及○孫○戍○立○乃○忘○設○焉○穆○
○生○曰○醴○酒○不○設○王○之○意○怠○遂○謝○病○去○未○幾○戍○以○謀○反○誅○

○司○馬○光○以○新○法○橫○行○力○求○去○位○乞○依○范○鎮○例○致○仕○許○之○光○自○歸○
○洛○唯○以○書○詩○自○娛○遂○絕○口○不○論○世○事○

○韓○世○忠○屢○疏○抗○言○秦○檜○姦○邪○誤○國○檜○諷○言○官○論○之○罷○爲○醴○泉○觀○
○使○卽○退○居○西○湖○口○不○言○兵○後○武○穆○卒○惟○於○禍○而○斬○王○竟○無○恙○

○朱○熹○家○居○草○封○事○數○萬○言○極○陳○韓○侂○冑○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
○趙○汝○愚○之○寃○繕○寫○已○具○子○弟○諸○生○力○陳○以○爲○必○且○買○禍○不○聽○蔡○
○元○定○請○以○謫○決○之○得○避○之○同○人○嘉○默○然○取○奏○藁○焚○之○因○更○號○遁○

○有○絕○不○語○及○世○事○

山季倫簡鎖襄陽優游卒歲惟酒是耽荆土諸豪族有仕園池
輒往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爲高陽池兒童爲歌曰山翁出
河許往至高陽池日夕載酒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着
白接羅舉鞭問葛疆

是晉愛將并州人亦善飲

劉伶愛酒嘗渴甚復求酒於妻妻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
道伶佯曰善當祝神誓斷矣汝爲我具酒肉妻信從之伶跪祝
曰天生劉伶以酒爲生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婦人之言切不可
聽引酒御肉陶然復醉

晉劉公榮與人飲酒裸襪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我者不可不
與飲不如我者亦不可不與飲是我者又不可不與飲故雖終

共飲而醉交自有定情

張季鷹翰縱酒不拘禮法時號爲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縱酒一時獨不爲身後名耶翰曰使我爲身後名不如卽時一杯

阮宣子家無擔石之儲每步行街市則以百錢掛杖頭遇精潔酒肆卽獨酌酣飲高歌自適然自酒家外雖當世貴顯亦不肯輕詣

謝承爲溫太真嶠長史嶠甚善之每率爾提酒餽就承酣飲箕踞相對彌日竟夜承往嶠所亦復爾爾

王戎軍蒼生平難好酒嘗嘆曰酒自引人著勝地何可一日無

宋宰相葉夢鼎以世事日蹙遂乞致仕單車宵遁人報其高
大原王述沉靜澀落人以為癡王丞相導辟之為掾唯問江東
來價述張目不答導每發一言舉座莫不贊嘆述曰人非堯舜
安能每事盡善導改容曰王掾不癡

宋真宗東封得隱者楊璞問卿臨行有人作詩相贈否對曰有
臣妻一絕云更休落魄耽杯酒莫再猖狂愛作詩今日捉將官
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為之失笑

卞廷之為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覲以令長裁之卞不能
字乃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正為此幘耳奈何以一世勲名
而傲國士耶拂袖而去

向子平諱尚隱居不仕日窮究命學作書以傳世爲勞女婚嫁
畢勅命斷絕家事勿相關白遂縱遊五岳名山莫知所終
孔凱除長史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全無壅滯人曰
孔公一月有二十九日醉却勝他人二十九日醒也

晉吳術好飲因醉後詆忤權貴遂自戒酒阮宣以拳段其背曰
看看老逼癡濃忍斷杯中物耶術大笑樂飲如初

晉蓋嘉爲桓溫參軍九月九日宴於龍山僚佐畢集嘉時大醉
風吹墮其帽嘉殊不覺溫勅左右勿言良久始取還之乃令孫
盛作落帽詩以嘲之

帝書相毀續有歌姬給事唐鑑有通天犀帶皆一代尤物一

二公呼盧因出筵解帶唐采得勝乃酌酒命美人
別嚴慨然與之俱去

宋朱希貞居嘉禾陸放翁訪之聞笛聲自烟波中起頃棹小舟
而至拉與俱歸壁間懸琴筑簷前青珍禽皆目所未觀室中簋
缶置果實脯鹽客至挑取以奉供不復舉烟火

張宗伯天駿居三里橋郡守訪之公曰寒舍離城頗遠客至必
留午飯然止肉與腐而已今老公祖下顧當宰一雞勿訝其菲
守欣然醉飽去世兩高之

明都御史高明乞休歸築早閣亭逍遙其中及病革書云平生
無一事欺天今日送百骸歸地擲筆而逝

宋錢文僖留守西京幕下謝絳尹洙歐陽修皆一時名士有郭
延卿隱居水南葺亭藝花足不入市年八十餘一日錢率僚屬
往遊去居里外卽屏騎從徒步訪之郭欣然延接道服對談笑
而居罕有過從所接之人無若數君者老夫慙甚願酌花下
酒還陶尊簞果錢愛其野逸引滿不辭旣而吏報申脾府胥牙
其列庭中郭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若此尹洙曰留守相公
也郭笑曰不圖相國肯顧野人相與大笑又曰尚能飲否公又
笑之復酌數杯盤餐禮數畧無少加談笑自若日哺辭別郭送
之門顧曰老病不能遠送亦不敢造謝希勿訝其疎慢文僖登
車爽然自失翌日語衆曰此真隱者彼視富貴爲何物耶

宋崔唐臣與蘇子由呂晉叔善二人登第崔遂罷舉買一舟買
易江湖二人適見之問以別後事答詩云集賢仙客問生涯買
得漁舟玩歲華案有黃庭尊有酒少風波處便爲家

袁中郎云金閨自繁華令自苦畫船簫鼓歌童舞女此豪客之
事非令事也奇花異草危石孤岑此幽人之觀非令觀也酒壇
詩社紫陌朱門振衣莫釐之峯濯足虎溪之澗此遊子之樂非
令樂也令所對者鷓鴣衣糧長簣口刁民及蟻虱滿身之囚徒而
已蘇何有於令令何有於蘇哉請看來春吳縣堂上還有袁知
縣脚踏否

唐司空圖棄官歸隱屢詔不起昭宗特遣柳燦徵之懼而入見

倖爲衰野。墜笏失儀。乃下詔曰。養高釣名。匪夷匪惠。難居公正之朝。着放還山不用。

宋曹彬下江南。太祖戒之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且以封劔授之。云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及唐城將陷。彬忽稱疾。諸將問候。相與焚香設誓。約以克城之日。不許妄殺一人。迨歸舟中。惟圖籍衣衾而已。閣門進楊子云奉勅。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時人嘉其不伐。

潘師正居嵩山逍遙谷。高宗召問所須。對曰。臣所須者。茂松清泉。然山中不乏。復何須乎。上甚善之。

唐亦小曰。蓬戶掩今井。逕荒青苔滿。衣履綦絕園。種邵平之瓜。

門裁先生之柳曉起呼童子問山桃落乎辛夷開未手攬落花
除去蟲絲蛛網於時不巾不履坐北窓披涼風焚好香烹茗
忽見異鳥來鳴樹間小倦卽竹床藤枕一覺美睡蕭然無夢卽
夢亦不離竹坪花塲之旁醒而起徐行數十步則霞光零亂月
色滿庭妻孥來告詰朝厨中無米笑而答之明日之事有明日
止無負梧桐月色也婦亦頗領此意相對怡然

朝金甌蔣某由翰林督學順天康熙辛寅年幾半百告假歸
將抵家登岸閒步忽然遁去家人候久不至遍訪無踪回舟檢
歷有薛君留於硯底云脩然猿窟自相親老衲無端潤孽塵
早向錢湯來避落還從大海去翻身功名硯石塲中事妻子詰

遺愁集卷之六

○○○一集信行

人而無信士而無行無軌無輒有車難進要以素期盟以預
定終身不貳一言相訂集信行

曹操破劉備於下邳獲其妻子擒關羽備走袁紹操壯羽爲人
強之使降而察其終無留意因使張遼探其情羽笑曰我極知
曹公相待甚厚但我受劉氏恩誓以其死不忍背之要當立功
以報効乃去耳操益義之常恐其成功而去每不使之臨陣時
值紹遣大將顏良攻劉延於白馬諸將不能禦乃使羽擊之執
酒相勞羽不接飲竟麾刀策馬斬良於萬衆之中飛騎而回其

酒○尚○溫○遂○解○其○圍○因○盡○歸○其○所○賜○封○金○掛○印○拜○書○告○辭○而○奔○劉○
備○於○袁○軍○五○關○並○阻○斬○其○六○將○追○之○不○及○

唐太宗論囚有應死者三百餘人悉縱之使歸家期以來秋就
死○至○期○皆○自○詣○待○命○無○一○人○不○到○者○上○憫○其○信○盡○赦○之○

春秋時有尾生者與一女子相訂於橋下尾生先往候之女子
仇○不○知○此○女○何○處○也○東○一○看○乃○

久不至值水大發尾生恐失信遂抱橋柱溺死

翟黑子受布事覺謀於高允允曰有罪實告庶或見原翟入不
以實對魏主殺之及崔浩被收允同在史職太子使言皆浩所
爲允拜謝及入見曰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作皆臣爲
多魏主欲并誅之太子曰此小臣畏法迷亂失次耳臣嚮問之

昔云崔浩所爲因復詰詢對曰臣與浩同罪理當族滅不敢妄相欺毀下哀憐欲全其死故爲曲全耳魏主嘆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爲之信行可嘉遂赦原之人問何爲如此允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

周成王與弟叔虞戲削桐葉爲珪謂曰吾以此封若太史佚請擇曰王曰戲耳佚曰天子無戲言遂封叔虞爲唐侯

後唐主與李存賢手搏存賢不敢盡其技唐主曰汝能勝我當授以藩鎮存賢仆唐主乃以鎮幽州臨行唐主送之笑曰手搏之約我不食言矣

晉羊祜在軍中輒輕裘緩帶身不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數

人務修德信以懷吳人不爲掩襲之計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
抗遺祜以酒祜飲之不疑抗疾祜饋以成藥抗卽服之人多諫
抗日安有甌人羊叔子哉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
望之無不流涕

漢范式與張邵友善春別京師式謂邵曰暮秋當拜尊堂至期
元伯自於母請設雞黍候之母曰千里結言汝何信之審耶邵
曰巨卿信士應必果來言未竟已到門登堂拜母盡歡累日後
邵卒式夢邵呼語曰巨卿吾於某日死某日葬矣君能來一
別否耶式醒驚疑乃更服星夜馳來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巨
卿之靈而極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所待耶遂停棺移

時只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母曰：是必巨卿也。

言由中發。信本性生。每怪今人方一出口。便如隔世。茫然不相記憶。視此良爲可恥。

齊高帝初鎮淮陰時。有故吏東莞竺景秀。嘗以過繫部。一日謂參軍荀伯玉曰：卿比看景秀否？答曰：數往候之。見其備加責誚。云：若許某自新。必不刀刮腸。飲灰洗胃。帝憐其言。卽命釋之。卒爲忠信之士。

唐閻敬爲郡掾。太守第五嘗被徵。以俸錢一百三十萬寄敬。後嘗舉家病死。惟存孤孫九歲。曾聞有錢三十萬寄焉。及長。試往詢之。敬一見悲喜不勝。悉舉以還孫。曰：祖惟言三十萬。並無一

百三十萬敬曰府君病困候語郎君勿疑

遺愁集卷之六

○○○一集感慨

興歌麥秀致嘆黍離故宮舊地昨是今非人孰無情奚以堪
茲低徊追悼感慨係之又忠肝未剖俠膽不明抑鬱無聊憤
懣難伸莫可控訴扼腕長鳴千載而下猶思屈平集感慨

唐李涉爲博士告假歸里遇盜於途盜亦知其有詩名爲索其
詞涉贈之曰春雨瀟瀟江上村綠林豪客衣知聞相逢不用多
迴避世上於今半是君盜喜其詩竟不之劫
杜牧之詩有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之句後王威
寧越乃翻其案云近來自髮無公道偏向愁人頂上生大有理

解

何晏鄧颺方用事自謂一時才傑與管輅論易輅曰善言易者
不言易也晏贊曰可謂要言不煩颺笑曰是亦老生之常談耳
輅曰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及何邵伏誅其舅問曰汝
何以預知其敗輅曰晏相鬼幽颺爲鬼躁此二者皆非遐福之
兆

楚國屈平名原因諫楚王不聽乃作離騷投汨羅江死後人哀
之焉於江干至今遂相傳爲角黍競渡

晉公子重耳出奔從亡之臣五人路飢介子推割股以進之及
反國立爲文公賞從亡者門人而獨不及子推或爲書懸之國

門以諷之。公大悔。因訪求之子推隱於山。屢請不出。因焚其山。迫之使出。子推終不肯出。竟焚死。山中公痛惜之下。令國中每歲是日禁止舉火。民間因謂之寒食。

曹聖看舞竿妓。乃贈詩云。又被兒童促上竿。今番難似舊時難。勸卿看脚須教穩。多少傍人冷眼看。

偶一失足。每至終身。不可復振。作家處世。一切如是。切要小心。縝密爲上。細看此詩。有無限感慨。却有無窮點化。勿草草忽過。

羊祜請伐吳。因議者多有不同。嘆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限於後時哉。惟杜預張華贊成其說。乃

喜曰成吾志者子也

唐高宗朝自褚遂良貶死中外以言爲諱及李善感諫營宮室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

李密起兵潯陽作露布數煬帝十罪曰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

唐中宗時監察御史崔琬對仗彈宗楚客潛通外國致生邊患上不窮問命琬與楚客結爲兄弟以解釋之時人謂之和事天子時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爲三無坐處謂宰相御史及員外郎

金師攻宿州李顯忠力戰却之邵宏淵耻前功不自己出因按

兵不動。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且猶不堪，況於烈日中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鬪志。顯忠知勢難孤立，嘆曰：「天未欲平復中原耶？何阻撓至此？」夜遂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所喪軍資器械殆盡。還揚州，上疏自劾，顯忠納印待罪。帝賜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爲重，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

唐穆宗時，宦官崔潭峻薦元稹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寶食瓜菓於閣下，有青蠅集其上，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遂集於此？」舉座失色。儒衡意氣自若。

岳飛在鄂州，上疏力陳和議之非，有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功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稽首以稱藩。

之語○憎見之益怒甚○遂成讐隙○

孫傳使成中郎郭京選六甲正兵以禦金人○敗走幹離不之師○次京城下○時援師皆爲唐恪耿南仲遣還○無一人至者○城中惟衛士及弓箭手七萬人而已○

唐令狐綯執政○其子瀋頗納賄賂○時人謂之白衣宰相○瀋亦引避○遂以爲詹事司直○

曹太后力言新法不便宜○罷之不聽○時帝弟岐王顥在側○曰○太皇太后至言○帝怒讓之不樂而散○及鄭俠上流民之圖○安石不自安○乃求去位○因薦韓絳○呂惠卿自代○二人守其成規○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人○

宋徽宗頒蔡京所書元祐姦黨碑令刻石於州縣有長安石工
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海
內相爲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
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未悉得罪於後世聞者
笑之

安民一石工耳尙知司馬不可列於奸黨而乃身爲大臣竟
汙媚取容公道何在耶若安民者不應笑之應壯之也

罷李綱知揚州劉珪當草制謂綱勇於報國不應出之外任吏
部侍郎馮澥言珪爲綱遊說亦坐貶中書舍人何安國封還詞
頭且論澥越職言事耿南仲怒出知通州或曰事之小者姑置

之何必嘵嘵以取禍○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
事爲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終無可言之時也○人服其
高論○

唐孟郊惡人交誼之薄○乃作詩曰○古人形似獸○皆有大聖德○今
人表似人○獸心安可測○雖笑未必和○雖哭未必戚○但結口頭交
肚裏生荆棘○

翟公初爲廷尉○賓客填門○及廢○賓朋絕跡○庭可張羅○後復爲廷
尉○客又齊來○公乃大書於門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一貧一富
乃見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蘇東坡生子作詩云○人家養子要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只願

我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又弟子由得子寄語賀之云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

語云巧者拙之奴正是聰明誤人也惟愚與魯必多頑福自無災難何富貴之不可望

無名氏題嚴子陵釣臺詩云生涯千頃水雲寬舒卷乾坤一釣竿夢裏偶然伸隻脚渠知天子是何官

高爽途經晉陵因往謁令劉倩之倩之了不相接俄而爽卽代爲晉陵令倩之迎款贈遺甚厚爽受餽答書署名曰高晉陵倣答人問何以不用諱爽曰彼自餽晉陵令耳何與爽事

予觀世間朝倨暮恭之態無異戲場撮弄淡爲可駭此語最

爲有味。

文天祥字文山死宋其弟璧號文溪者附元當時有詩云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心各異南枝向暖北枝寒

金國太原帝欲遣將救耿南仲曰非李綱不可及以爲宣撫使拜辭不許或曰公知所以遠行之意乎此非爲邊事欲假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許翰復書杜郵白起自二字以遺綱綱不得已受命上手書表度傳以賜及入對上曰卿爲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忠直不咎於朝既行之後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當求去陛下宜察臣

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甚感動

秦檜慮人譏已乃以子熈領國史又禁野史大學士張伯麟嘗題壁曰夫差爾忘越王之殺爾父乎檜聞而惡之黜配吉陽軍宋理宗時宮中襍進媚優傀儡兼之閹妃怙寵丁大全馬天麟用事有無名子書於朝門曰闔馬丁當國勢危亡

杜默下第過烏江至項王廟抱持其頸大哭曰英雄如大王而不得天下文章如杜默而不中進士豈非古今之極冤者乎神爲之墮淚

大凡人說到傷心處恁你鐵石人也要哭土木人也要哭項王之不有天下乃天亡我非戰之罪觀拔山一歌真是千秋

隱恨忽得杜公一言點破。弔動滿腔熱血。知己相逢。能不淚落如荳。

秦檜復以孫墳修撰實錄院。祖父孫三世領史職。前此實未之有。然煇乃妻兄王煥之子。而墳則煇之子也。亡秦以呂易羸弱。晉以牛易馬。而檜則以王易秦。天已絕其嗣久矣。檜居相位一十九年。劫制君父。倡和悞國。一時忠臣良將。誅鋤殆盡。臨死猶與大獄。誣張浚等五十三人謀逆。獄成而檜病急。不能書。遂釋桓溫伐蜀諸葛孔明小史。猶存時年已一百七十餘歲。溫召問曰。諸葛公有何過人。對曰。亦未有他過人處。溫便有自矜之色。史良久乃徐徐曰。只是自諸葛公以後。更未見有妥當如公者。

溫不覺愧服

陳垣史彌遠之甥也嘗上疏乞去君側之蟲蠹以正主德○後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彌遠召謂曰何爲好名○答是垣曰好名○孟子○所不取○然求士於三代以上○唯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以下○唯恐其不好名○彌遠語塞○及爲國子司業○諸生咸慶得師○

余安裕謝枋得之甥也○少從枋得學○爲國子正字○客有甚談其○學於枋得者○枋得笑曰○昔李東萊中宏詞而歸○學者羣登其門○請升講座○陳同父勸勿許曰○伯恭未是係籍聖賢○豈可升座○東○萊問其故○同父曰○官爲宰相○可以生殺廢置○人官爲臺諫○給舍○可以彈駁策辱○人官爲國子監○可以考校去取○人開口高談道○

德性命縱有錯謬人無敢與爭辨者畏其勢也此三等謂之繫籍聖賢束萊大笑而止今安祿爲國子正字乃係籍聖賢宜乎予之敬畏而稱頌之客大慚

明升徒斬文偉之繼室年未三十而寡有司爲之奏請旌表下禮部議儀曹郎與靳有姻鍾因力爲之地尙書吳山曰凡義夫節婦孝子順孫諸旌典實爲匹夫匹婦發潛德之光以風世耳若士大夫家何人不當爲節義孝順者靳夫人旣生受殊封奈何與匹婦爭寵乎不肯與署會赴直入西苑與大學士徐階遇亦爲言山正色曰相公亦慮閣老夫人再黜耶階語塞而止太元末長星見孝武惡之一夕偶於華林園飲酒舉酒醉地日

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年天子耶

朱寶慶初當國者欲攻夫真西山魏崔山朝士莫有任責者梁成大乃欣然願當之遂除察院搏擊無遺力與書所親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偽君子當時太學諸生曰大字之傍宜添一點曰梁成大

宋制廉訪司官分巡州縣每歲例用巡尉司弓兵旗幟金鼓迎送其首節則二聲鼓一聲鑼起解殺人強盜亦用巡尉司金鼓則用一聲鼓一聲鑼後風紀司贓污狼籍有詩嘲之曰解賊一金并一革迎官兩鼓一聲鑼金鼓看來都一樣官人與賊不爭多

唐巴州刺史薛逢厄於宦途第羸馬赴朝值新進士謝恩退綴
行而出斥令迴避新郎君逢遣僉語之日莫乞相阿婆三五少
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

漢武帝嘗至郎署見一白首老郎問何時爲郎至今尙爾對曰
臣姓顏名駟自文帝時起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
尙少及至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棄不遇

唐玄宗冊楊貴妃加其從兄國忠御史銘爲鴻臚卿女弟韓虢
秦三國夫人上元夜遊與廣寧公主爭西市門梓主下馬駙馬
程昌裔被搥主泣奏上令決殺楊家兒仍停昌裔官楊氏轉橫
時謠云生女勿悲酸生男莫喜歡又云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

女却爲門楣

關內侯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劍戟歎曰會見汝在
棘中耳

唐李錡妾名杜秋娘者善歌一日爲歌曰勸君莫惜金縷衣
君須惜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人老珠黃春殘花謝洵堪浩歎所以人當及時又當乘時

出時列人每輕外任重內官班景倩忽被召入爲大理卿倪若
水淺之臨別望其車塵歎羨不已顧同列曰班生此行何異登
仙吾輩恨不得爲之騎御

燕太子丹爲質於秦求歸秦王曰待烏白頭馬生角當放汝回

太子仰天慟哭累日不輟忽見烏頭白馬角生秦王大驚卽遣還

夾趾有鬼門關其南多烟瘴瘴氣去者罕得生還唐李德裕貶崖州路經於此賦詩云一去一千里十之十不還崖州在何處生度鬼門關

宋王裕廢帝自立秘書監徐廣悲泣哀慟侍中謝晦曰徐君得毋小過廣曰君是宋朝佐命身爲晉室遺老悲歡事固不可同宋馬廷鸞乞罷陛辭度宗曰丞相何不勉爲留對曰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闕不知陛下與大臣惟懷

承○圖○則○臣○死○且○瞑○目○矣○泣○拜○而○出○闕○者○憐○之○

白○樂○天○對○酒○詩○云○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隨○富○隨○貧○且○隨○喜○不○開○口○笑○是○癡○人○又○百○歲○無○多○時○壯○健○一○春○能○有○幾○天○晴○相○逢○且○莫○推○辭○醉○唱○徹○陽○關○第○四○聲○又○昨○日○低○眉○問○疾○來○今○朝○收○淚○弔○人○回○眼○前○現○例○君○看○取○且○遺○琵琶○送○一○杯○

人○生○有○限○光○陰○百○歲○無○過○瞬○息○每○爲○離○別○死○亡○攪○得○人○沒○情○沒○緒○這○段○愁○魔○何○日○是○了○白○公○看○破○機○關○不○禁○無○窮○感○慨○

阮○孝○伯○問○王○佛○大○忱○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曰○阮○籍○胸○中○有○無○限○魂○魄○故○須○以○酒○澆○之○

明○弘○治○間○仁○和○尹○居○官○頗○不○職○時○獵○者○獲○一○虎○士○林○中○阿○諛○者○

從而賀詩以爲政治之效有士人俞所者作口號嘲之曰虎告相公聽我歌相公比我食人多若公果肯行仁政我自雙雙北渡河一時傳誦稱絕

秦李斯爲趙高所譖二世收之父子就刑臨行嘆曰吾欲與若牽黃犬出東門逐狡兔不可得矣遂夷三族

殷浩被廢在信安終日恒書空作字揚州吏民尋義逐之竊視擬議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及得溫召大喜作書啓謝慮有謬誤開封數四竟達空函桓怒遂絕嘗恨簡文頓足曰上人百尺樓頭擔將梯去悒悒而卒

上皇至扶風士卒流言不遜會成都貢春綵十萬疋乃詔諭將

士曰卿等倉卒從朕跋涉至此朕甚愧焉今聽還家分此輕貨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幸爲朕致意各好自愛也衆皆感泣曰臣等死生相從不敢有二

或謂韓信反高祖僞遊雲夢信謁上縛而載之歸信曰誠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上聞而感動乃赦之降爲淮陰侯

唐荆川曰僕閑居偶想宇宙間有三二絕可笑事其屠沽細人稍有一碗飯喫其死後必有篇墓誌其達官貴人畧有些名目在世者其死後必有部詩文刺集如生而飲食死而棺槨之不可缺幸而所謂墓誌與文集者皆不久泯滅若盡存在世間卽

使○以○大○地○爲○架○子○亦○安○頓○不○下○矣○倘○悉○付○之○祖○龍○手○彼○南○山○煤○炭○竹○木○盡○當○減○價○

湯○若○士○曰○此○時○男○子○多○化○爲○婦○人○側○行○媚○立○好○語○巧○笑○乃○得○立○於○時○不○然○則○如○海○母○目○蝦○隨○人○浮○沉○都○忘○眉○目○方○稱○盛○德○想○自○古○如○斯○耶○爲○之○三○歎○

正○德○初○大○學○士○劉○健○謝○遷○以○論○太○監○劉○瑾○罷○去○李○東○陽○因○乞○致○仕○上○言○臣○等○三○人○責○任○同○體○而○獨○臣○留○將○何○辭○以○謝○天○下○不○允○東○陽○祖○餞○三○人○軟○歎○涕○泣○健○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爲○使○當○時○亦○出○一○語○則○同○去○爾○東○陽○默○然○深○愧○

劉○瑾○用○事○李○東○陽○特○加○少○師○有○士○人○賊○亡○投○一○絕○於○寓○云○者○名○

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又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

天台宋氏家本富。後貧甚。鬻舍於鄰。契成因作詩云。自嘆年來刺骨貧。吾廬今已屬西鄰。殷勤說向園中柳。他日相逢是路人。唐彭伉登第。其妻與郡吏湛貴之妻兄弟也。妻族賀伉坐皆名士。獨飯貴於後閣。貴大愧恨。發憤力學。遂擢上第。伉方過其所居之橋。聞之失聲墮橋。因名爲湛郎橋。

謝天瑞崔齡玉露補曰。世俗有著衣吃飯之語。故東坡魯直遂有吃衣着飯之戲。東谷李之彥云。諺有之。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理也。近世豪家巨室。威力使令。逼人致死。但捐財賄餌。血屬坦

然無事至如人或逋負督逼取債必仰投深自經而後已由
觀之乃是殺人還錢久債償命東谷之言真有所見非戲也

遺愁集卷之六

○○○一集賞鑒

賞之以識鑒之以智月旦有評考核有次吳下阿蒙刮目誰
注一經品題便成佳士集賞鑒

晉庾亮元旦大會府州人士河南褚裒曰有江州孟嘉否亮曰
在座任卿自識之裒歷觀遍遂指嘉曰將無是耶亮大喜笑曰
既喜裒之得嘉尤奇嘉之爲裒所得

齊武帝時益州獻蜀柳枝條長細狀如絲縷春風一過搖曳蹁
躑帝命植於太昌靈殿庭前曰此柳風流可愛宛似張緒當年
漢鄭崇爲尚書數上書規諫上嘗晏坐臨入笑謂左右曰我識

鄭尚書履聲

馮異始爲赤眉所敗，乃收集散卒，設伏大破之於潞底。光武降，
盟書勞之曰：始雖垂翅回轡，終能奮翼瀟池，可謂失之東隅，收
之桑榆。赤眉遣使乞降，曰：劉盆子來，陛下何以待之？上曰：當待
汝以不死耳。

公孫述稱帝於成都，隗囂使馬援觀述。援素與同里相善，以爲
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述乃盛衛延入，欲授以侯位。賓客咸樂
留，援曰：天下英雄未定，不吐哺走迎國士，反修飾邊幅，如偶人
形，此子何足久羈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
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復使奉書雒陽，見光武，上祖幘坐迎。

援頓首曰臣方遠來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上笑曰卿
非刺客乃說客耳援曰天下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
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歸以語囂囂曰卿謂何
如高祖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
又不喜飲殆不如也囂不懌曰果如卿言反復勝耶
耿弇擊張步大破於祝阿帝至臨淄勞軍謂曰前將軍在南陽
建此大業嘗以爲落落難合乃知有志者事竟成也
唐太宗謂蕭瑀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奪乃賜之詩曰疾風知
勁草板蕩識忠臣

宋太祖幸洛陽張齊賢以布衣獻策內有四說稱旨齊賢堅執

以爲盡善上怒命拽出之及還語晉王光義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耳且不欲官之他日可留輔汝爲相及晉王卽位視試舉人齊賢亦在選中有司失於掄擇置之下第上不說乃將呂蒙正以下一榜盡賜及第

仇香爲蒲亭長民有陳元母詣告子不孝香到其家爲陳人倫孝行元泣感悟卒爲孝子考城令王真署爲主簿謂曰聞在蒲亭以不罰化陳元得毋少鷹鷂之志耶香曰竊以爲鷹鷂不若鸞鳳故弗爲也真聳然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非大賢之路乃以一年俸資使入太學

劉備嘗依曹操一日青梅如豆操煮酒與備共論英雄備以袁

紹孫策諸人對操笑曰彼碌碌者何足數今天下英雄實惟使
君與操耳備會意值方食忽聞雷震伴爲失驚七箸盡落操問
何故答曰備自幼畏雷操微笑無語自此忽之遂得脫赴荊州
瑯琊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與徐庶崔州平
爲友劉備訪士於司馬徽徽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有伏
龍鳳雛得一可以安天下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備
歸乃規詣草廬聘之三往始得見再拜請教亮出園懸示勸備
先取益州以爲根本然後東和孫權北制曹操以定大業三分
天下鼎足而居備深以爲善情好甚密關張心不平備曰孤有
臥龍猶魚之得水也願諸君勿復言

水鏡云二公得一可以安天下。玄德乃兼致之。不過僅定三分之局。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斯言益信。

劉裕與何無忌謀討桓玄。劉毅亦與之謀。無忌曰。草澤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惟劉下邳耳。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遂與定計。或謂裕等微弱不足慮。玄曰。劉裕足爲一世之英雄。劉毅家無磨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果。擊斬玄乘輿反正。

魏主指崔浩謂高車渠帥曰。此人虺纖懦弱。不能彎弓持矛。然其胸中所懷。乃過於百萬甲兵。朕之前後有功。皆其力所致也。蘇綽性忠儉。嘗言爲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及卒。

歸葬宇文泰痛惜之。醉酒言曰：爾知我心。吾知爾志。方欲共定天下。遽舍我去。嗚呼！奈何！因舉杯慟哭。不覺卮落於手。

宋李沆嘗侍曲江宴。太宗目送之曰：風度端凝。真貴人也。又嘗嘉蘇易簡續輯翰林誌。賜詩二章。并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令榜於廳額。曰：永爲翰林美事。

宋太宗欲相呂端。或曰：爲人糊塗。上曰：呂端小事糊塗。大事却不糊塗。

宋張知白最器程琳。劉太后稱制。琳獻武后臨朝圖。太后怒擲之於地。知白喜曰：程琳可謂不辱吾筆。

宋仁宗時。歐陽修知諫院。遇事敢言。嘗進朋黨論。時人目之爲

邪上獨獎其切直每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宋王得用已致仕會乾元節上壽立班庭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起復耶帝聞之卽拜樞密又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制下士夫相慶於朝百姓歡呼於野帝遣小黃門覘知之語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之夢卜今朕用二人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會契丹使耶律防至王得用與射於上津園防曰天子以公爲樞密以文富二公爲平章可謂將相皆得人矣宋英宗問趙抃曰聞卿入蜀以一琴一篋自隨爲治簡易亦稱是乎乃拜叅知政事

曹操少機警有權數及而許邵好叢論人物品題士類人號爲

月旦評操聞往問曰我何如人邵日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也操大喜而退

諸葛亮屯兵五丈原病甚強起點視各營忽秋風吹面徹骨生寒因淚下曰再不能臨陣討賊矣悠悠蒼天曷其有極還臥帳

中遺戒長史楊儀及後將軍姜維令軍中不得發喪亟合一龍狀知生日端坐車上如追兵將近推車而出維等從其言乃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或報懿懿親率大軍掩至忽見亮大驚而退及漢軍去盡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也因按視營壘及所作八陣圖輒嘆曰天下奇才也

符堅自立爲秦天王呂婆樓薦王猛招之一見如舊友與語時

事大悅。自以爲玄德之遇孔明。卽以爲尚書左丞左僕射。

宋楊時舉進士調官不赴。以師禮見程顥於潁昌。相得甚歡。將辭歸。顥送曰。吾道南矣。及顥卒。又師事程頤於洛。一日入省。值頤真坐。與游酢侍立。不去。旣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

魏孝靜人曰。登龍門崔俊侍宴。又勅其子瞻。令近侍御座。亦有應詔詩。帝問那邵曰。此詩何如其父。那曰。俊博雅弘麗。瞻氣調清新。並足稱詩人之冠。讎罷共嗟賞之。曰。今日之讎止爲崔瞻父子生色。

簡文道王懷祖才旣不長於榮利。又不澹直以真率少許。便是勝人多多許。

羅從彥聞楊時得程氏之學。徒步往從。見時三日。驚汗浹背。曰。不如此。幾虛過一生矣。學者稱爲豫章先生。李侗又從從彥學。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而求其所以中者。久而後悟。嘗曰。學問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則天理自見。學者稱爲延平先生。

魏武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乃使崔瑗代自提刀侍立。既畢。令譯者問使曰。魏王何如。使曰。魏王雅望非常。魁梧可觀。然未足爲異。惟牀頭提刀人。真乃英雄也。王聞急遣騎追殺之。

岳飛大敗巨盜彭友于。零都虔吉平人。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四

大字製旗以賜之令每出師樹之於前以彰榮寵

唐太宗伐高麗次安市城將軍李思摩中流矢上親爲之吮血
會薛仁貴大呼陷陣所向無敵高麗大潰乃勅班師上執其手
謂曰新進無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實喜得卿也

唐太宗舉衫袖示中書舍人柳公權曰此衣已三浣矣衆皆稱
美儉德公權曰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乃可
致雍熙服澣濯之衣實末節耳上曰卿有諫臣風采須屈卿爲
諫議大夫

唐宣宗偶獵於北苑遇涇陽樵夫問其縣令曰李行言爲政何
如曰性酷有盜斂人匿軍家索之不以親往盡殺之上歸帖其

名於寢殿未幾除海州刺史入謝賜金紫

廉希憲雅嗜書一日方讀孟子聞太弟忽必烈召因懷之以進問何書曰孟子問其說謂何曰卽愛牛之心充之足以保四海太弟善之因呼爲廉孟子一日較射連發三中諸臣驚曰真文武全材有用書生

策○試○貢○士○文○天○祥○以○法○天○不○息○爲○對○考○官○王○應○麟○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以○得○人○賀○上○特○賜○及○第○

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嘗問吳澄易義歎曰與吳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身左丞董士選延之於家親執饋食輒曰吳先生天下士也

唐王珪少時與房杜善母李氏曰兒後必貴但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李窺見大驚勅具酒食盡歡喜曰二客皆公輔才爾貴不疑也又太宗爲公子時嘗同李靖等過珪居珪妻剪髮供食客覘座上數公皆一時英俊未及最少年虬髯者大驚曰汝等成名悉因此人

蕭穎士御僕甚虐家人咸逃散惟一老僕恒被鞭撻幾至不起或諷之曰其苦乃爾何爲不去僕曰我非不欲去特愛其才故不忍相離耳聞者憐之

唐潘孟陽爲戶部侍郎母劉夫人憂惕日以爾人才而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將至侍郎再三解論乃曰試令爾同列吾觀之

因通召客至垂簾審視喜曰皆爾儔也○不足慮矣○問末座綠衣少年爲誰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將來○必是有名宰相○

巢父人呂公好相人見漢高狀貌奇之曰僕聞人多矣未有如季者○有一弱息女願奉爲箕帚妾後卽爲高后后亦善望氣季常失其所后輒尋得之季問其故曰公所居處上常有紫氣○

陸士規布衣工詩秦檜喜之常挾檜書于臨川守魏遺不滿意升堂嫚罵守懼以書白秦自解檜怒甚陸請見不出然猶令其子小相者見之問其近作陸誦黃陵廟一絕云東風吹草綠離離路入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小相

入誦檜再四吟賞卽命請見待之如初

宋張所爲招討使以岳飛充中軍統領日爾能敵幾何對日勇
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樂○枝○曳○柴○以○敗○荆○莫○敖○採○樵○以○致○終○皆○
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補○萊○爲○武○經○郎○

唐房玄齡才識兼優尤善詞命高祖嘗歎曰玄齡爲吾兒陳事
雖隔千里宛如面談

宋高宗自將禦金師次平江府以張浚知樞密院見趙鼎曰此
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功也視師江上將士勇氣
十倍金人乃渡淮北歸劉麟劉猷亦棄輜重遁去帝謂浚曰趙
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社稷之幸

天目山釋明本字中峯松雪趙文敏公子昂與之爲方外友同
院學士馬海粟子振甚輕之一日松雪強拉中峯同訪海粟海
粟出暇日所製梅花百韻詩示之中峯一覽走筆立成海粟猶
未之奇乃復作九字梅花歌求和其詞云昨夜西風吹折千林
梢○渡口小艇○滾入沙灘○切野橋○古梅獨臥寒屋角○疎影橫斜暗
上書窗○敲半枯半活○幾箇○無○憾○蓓○蕾○欲○開○未○開○數○點○含○香○苞○縱○使
西○工○奇○妙○也○縮○手○我○愛○清○香○故○把○新○詩○嘲○海○粟○見○詩○諷○咏○再○曰
巍○然○久○之○遂○致○禮○而○定○交○焉○

宋朱熹徽州婺源人少有求道之志父松知饒州病亟囑曰劉
子輩學有淵源宜往從之乃就學焉及舉進士爲同安主簿歸

日以勸理致知爲務累召不起孝宗嘗曰朱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命知台州崇道觀

朱熹投匭上封事言詞甚切疏人漏下七刺帝已就寢急起秉燭讀之終篇誦贊不置明日除管太乙宮

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宗澤一見奇之曰此良將材也會金人犯汜水使立功以贖罪飛遂大破之乃升爲統制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名將不能過然好野戰恐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善其言由是知名

明山西河津人薛瑄幼穎悟十二歲善詩文監司奇之取入泮

鄉試舉第一登進士宣宗擢爲御史內閣三楊令人遂請欲一
議而瑄曰某忝糾劾之任恐無相議之理一日於班中尋得之
歎曰薛公見且不可得況能屈致乎裨賞不已

江西靖安人況鍾始爲縣吏呂震薦爲儀制司郎中宣廟擢爲
蘇州知府賜璽書假便宜行事期年大治人稱爲况青天九載
任滿赴京當代軍民士夫詣闕乞留者數萬計詔陞祿祿三品
仍令復任楊士奇贈詩有云十年不愧趙清猷七邑重逢張益
州

少保于謙以病在告遣太監興安候視見自奉簡朴嘆息以聞
特爲計所資用一切上方製餉至撤尚膳醢醬蔬菜之屬

駕幸萬歲山伐竹爲漚以和藥丸或言柄用過重安曰不要論別樣好處只說日夜爲國家分憂出力不要錢不愛官爵不問家計朝廷用人似此那裏尋得一箇來換于某衆官默然而退弘治中王哲巡按江西恤民隱作士風表先賢祠墓剖冤囚沉獄民爲歌曰江西有一哲六月飛霜雪天下有十哲太平無休歇

明孝宗特賜大司馬劉大夏都御史戴珊元寶各一錠面諭云卿等將去買茶菓用朕聞朝覲日百官避嫌閉戶謝客如卿輩雖開門迎接誰復以賄賂通耶朕知卿衷故有是賜且命不必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各懷愧懼也

冠萊公出入室相二十。不營私。卒處士魏野贈詩云。
鼎鼎無地起樓臺。後有遺民此史。宴。堅。見。請。宰。執。語。譯。者。曰。
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

軒輓爲浙憲司四時一布袍。每日僅蔬食。天順時擢大司寇。請
告。陛辭上問曰。昔浙中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乃是汝乎。公
頓首謝。

永樂間有人納銀於瓜以饋刑部主事劉寧寧。寧妻安氏發而奏
之。詔褒寧。平日廉信於婦。婦能佐夫以義。特賜白金二百兩。綵
幣八表裏。

呂許公行

有知當貴未定其最。一日令婢持玉醴餉之。使